

刻舟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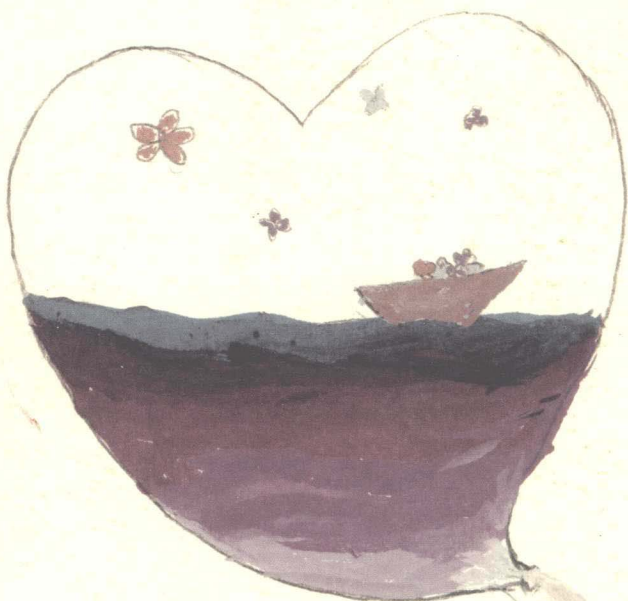
骆冬青 主编

回不去的故乡

南京师范大学文科基地论文

吴新江 选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I106
101。

回不去的故乡

南京师范大学文科基地论文

吴新江 选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不去的故乡 / 吴新江 选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305-05538-6

I. 回... II. 吴... III. 社会科学 — 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1696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回不去的故乡
编 者 吴新江
责任编辑 菲 尘
印 刷 盐城市华光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毫米 1/16 印张 18.5 字数 278 千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538-6
定 价 28.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 (销售部)
nupressl@public1.ptt.js.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刻舟书系》总序



年华似水，浮生若舟。

人类最初的文字，或即来自无意识的刻画。是为了给生命留下痕迹，不甘雪泥鸿爪的泯灭？还是为了生命与命运的往还，抗争时空的限制心灵？无可追溯。刻痕在何时变成了“字”，成了“文”。“人”，由此才越来越成为“人”。这，则是可以肯定的。

古人云：苍颉造字，天雨粟，夜鬼哭。古诗云：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西方哲人云：语言乃存在之家园；人是符号的动物……

生命之舟上刻画的痕迹，就成为生存的寄寓，成为创造的运演，成为文化的密码，成为人从自然世界挣脱之后的“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构成元件。

由此，产生了“说文解字”的学问，催生着“文心雕龙”的创作。

汉语言文学的大学教育，其根本意义正在于此。一方面，是对汉语言文学既有成果的解读、探索，借此，展开一个个奇妙、精微而又普遍、博大的“世界”。是谓“说文”与“解字”。语言学与文学从两个不同的方向上，逼近着相同的目标。另一方面，是“雕龙”的“文心”。世本无龙，屠龙之技注定无所用；但于虚构的神楼意阁上雕龙，画龙而点睛，人类生活中终有龙飞凤舞的神奇世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文心”的“雕龙”，是人类心灵不甘束缚于现实，勇于

怀想天空、凌空蹈虚的天马行空般大精神大智慧的创造。于是,人类才拥有“心有天游”的浪漫与超越,精神的大自由大解放才推动着文化形态的神奇嬗变。“文心”实乃“人心”最为精要的内容。是故,古人不无神秘地宣称:诗乃天地之心。司马相如才貌似狂妄地放言: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文心雕龙”,正是文学创作从神思到情采,从原理到功用的精辟说明。

然而,大学“文学院”教育与艺术院系教育的一个重要差别,莫过于创作的缺位。对于热爱文学的求学者不啻惊雷的断喝,就是大学中文系不是学创作的,甚至是不提倡文学创作的。“说文解字”是正宗,而“文心雕龙”是小道。本应是第一义的文学创作,反而在教学中被贬入冷宫。殊不知,简单的道理是,没有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何所凭依?

中国大学史上曾有诸多文学大师在“中文系”任教,培植“灵根”,播撒“情种”;许多一流的文学、语言学、文字学研究者往往自文学创作“转行”,如别辟学术新境,卓然树立风范。王国维、鲁迅、闻一多、周作人、陈梦家,等等,等等,均将文学的激情与想象成功地融铸到学术探索之中。国外大学则多聘请著名作家任教,开设文学创作课程。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前辈学者唐圭璋、孙望、吴调公、吴奔星、常国武等先生,亦兼善文学创作,重视文学创作的“文心”在

文学研究中的作用。本来,文学研究的最高境界莫过于“以意逆志”,还原创作者的心态意向;具有创作的体会,或至少有“拟创作”、“内幕仿”,才可以真正求得“文心”。而这一点,在日渐僵化冷漠的学术体制中越来越被挤压窒息。创造精神的枯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了学术精神的生机丧失。

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正挑明了创造性思维对于一切科学文化探索的重要性。

本于是,我们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经验,激活本土资源的淀积,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国家文科人才培养基地”开设了写作系列教程,以文学创作为中心,着力提升创造能力与表达能力,冀与语言文学的研究性学习构成飞翔的双翼。

本书系有课程的现场呈现,亦有历年学生创作成果的汇集。无疑,水平或有高低,课程或有不足,但亦有卓然成家的创作者显示实绩,更有不必妄自菲薄的诸多探索。谨此呈现于读者之前,以求砥砺,以求鞭策。

刻舟求剑,虽迹似愚妄,但有求剑的真心真意在,自有不容非笑者存焉!

无论如何,我们留下了生命的痕迹。

是为序。

总序 骆冬青·····001

文艺学

审美体验论 司同·····003
思维的圆圈
——审美心理特征的意向性阐释 顾星欣·····010

古代文学

《庄子·说剑》臆证 尤炜·····021
儒者性情
——从三篇赋来看陶渊明 王大江·····034
浅析晏几道词中“梦”的意象 张丹华·····039
宋代昆虫词简论 常艳·····046
红尘中的出世者
——漫谈“三言”中的僧人与社会 黄浩然·····053
从温庭筠、韦庄词看《花间集》中的花意象 管文敏·····060
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里煮山川
——张岱《自为墓志铭》述评 赵书苑·····066
莫将兴废话分明
——试析纳兰性德边塞词中的历史兴亡感 姚菲菲·····078
唐传奇“寒士”形象探 沈菲·····086
《窦娥冤》三考 戴煜婷·····092
论《金瓶梅》中玳安儿结局 顾楠·····100
论花子虚的人物形象及作用 毛红芳·····107
《金瓶梅》诟词冒语研究 钱韵然·····114
神猿也伤心
——从孙悟空的哭分析他的形象及意义 潘融·····132
紫藤盘绕玫瑰开
——论《儒林外史》中两知识女性形象 周辰琪·····139

古典文献

- 司马迁受腐刑于太始二年说 陆平……149
- 敦煌俗语词考释二则——般次、忤悌 王璐 林峰……157

现当代文学

- 陆文夫小说的苏州情结 陈奕……165
- 写给自己的诗
——论顾城后期诗歌的私语化倾向 王伟玮……176
- 回不去的故乡
——试论乡土文学的现实性传统流变 万雯雯……184
- 水仙花病态
——浅论张爱玲小说的婚恋心理 周海霞……195
- 结构创造的价值
——重估《虚证》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史地位 张超然……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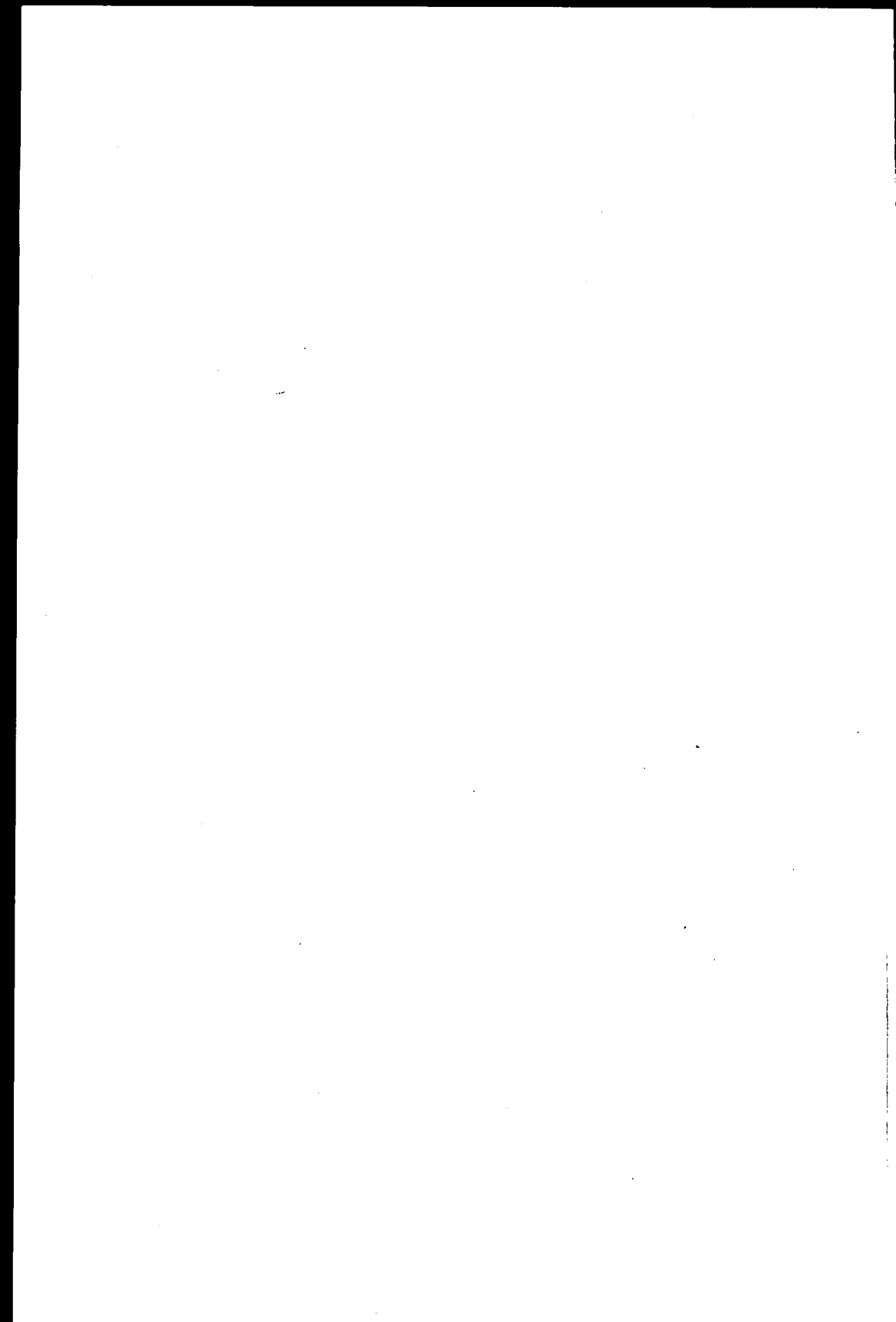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

- 文化影响之于三岛由纪夫 丁婷婷……215
- 无法证实的“谜”
——再读《嫉妒》 李真……221
- 看《弗兰肯斯坦》表现的“异化”现象 叶菁……226
- 夏目漱石
——由“外”向“内”的转变 王俊婷……233
- “入戏”和“出戏”
——论《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双线平行叙事”的过渡 黄月……240
- 南方的坚守、败落和复兴
——福克纳小说中的一些问题 张鹏……246
- 浅析《雪国》中叶子的形象
——兼议川端康成小说中的处女情结 吴莲……263

语言学

- 《百喻经》疑问代词的非疑问用法 沈林林……271
- “V1 十多少,(就)V2 十多少”结构之探讨 张玉洁……276
- “三言二拍”中关于“吃食”义场的熟语、俗语研究 宗丹……283

文艺学



审美体验论

司同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摘 要:传统美学将审美变成一种精神现象,忽视了在审美过程中肉身体验的决定性作用。其实,审美体验既扩展了审美的范围,又体现了审美的真实性。通过对“生存经历”与“精神反思”的统摄,一方面,审美体验限制了生存活动中的精神扩张,将一切还原到肉身的当下此刻。另一方面,审美体验又扩张了自己的边界,积累了更多的历史信息,带来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审美感受。

关键词:审美体验 肉身 生存经历 精神反思

一、体验美学

体验,顾名思义,可以理解为身体是检验审美对象的唯一标准。遗憾的是,过去我们一直对身体的“低级趣味”视若洪水猛兽。其实,审美大厦不仅包括了上层满足升华需要的“反思趣味层”,还包括满足本能需要、作为生命基础的“感官趣味层”。正如韦尔施所说:“没有发展认识和解放感官的策略,而是发展了控制感觉,消灭感觉和严格管理感觉的策略,这是传统美学最内在的悖论。”[1]

一方面,理性主义往往通过理性形而上学对肉身进行压制。理性主义的做法一是像柏拉图一样,相信艺术世界是一个充满谎言与流言的邪恶世界,立志要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二是用无功利的“断欲刀”对肉身实行审美阉割。康德“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席勒的“游戏冲动”,都是用审美调和把肉身

中的欲望因素涤除尽净,于是审美成了单纯的想象,变成道德的象征。中国文化虽然没有西方灵肉之间的高度紧张,然而儒家的删诗与诗教与西方形而上学实在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另一方面,非理性主义的审美形而上学确实解放了生命力,但也隐含着把历史性的有限生命提升到无限精神的危险,这种“天人合一”的大生命,大身体往往成为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虚构。在叔本华那里,审美静观只是为了摆脱掉生存意志的痛苦,而尼采的强力意志、超人学说则一味强调生命力的奋发激扬,其实相对于永恒轮回的宇宙,肉身是弱小的,柔情、怜悯同样是审美中不可或缺的。这就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尽管有着澄怀味象,神与物游的潇洒,但骨子里还是“人之患在有吾身”,根本目的仍是把这个沉重的肉身进行精神性的消解。

审美必须回到肉身中。这正是体验美学产生的历史要求。我们认为,审美体验相对于传统美学有以下两点优越性:

其一,审美的范围扩大了,体验美学不仅承认高级趣味,同样承认在审美活动中那些所谓的“低级趣味”的存在,最基本的体验动力就来自“食”“色”的本性,体验本身就是这些欲求满足与不满足的感受。体验美学不仅承认快乐,也承认痛苦,承认精灵丑怪同样可以带来审美享受。同样,不仅是“阳春白雪”,而“下里巴人”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同样也进入了美学的视线。于是,审美具有了多元性、多样性的特点,审美体验释放了我们的生命感觉,满足了我们多方面审美需要。

其二,体验美学更接近真实,回到事物本身,回到身体本身。“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2]体验是一种知觉体验,梅洛-庞蒂说:“我们的知觉指向物体,物体一旦被构成,就显现为我已有的或能有的关于物体的所有体验的原因。”[3]最基本的体验本来自外界颜色、形状、声音对感觉器官的刺激。根本就不需要意识的加工、思索就会产生某种感觉。这样,审美体验就会显得更加真实,它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反对谎言与欺骗,哪怕这种欺骗是以艺术与精神的名义。

然而,审美体验要做到以上两点,它就必须同肉身历史性的现实生存紧密结合在一起。

二、体验与经历

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细致地梳理了“体验说”的诞生。在他看来,体验(Erlwbnis)这个词是在19世纪70年代才成了与“经历”(Erleben)相区别的惯常用词。同经验一样,体验是指个体亲身经历的事情,而对伽达默尔来说,体验是现在进行时的,而经历已经于过去完成。与此相应,审美体验被划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一种直接性,这种直接性是在所有解释、处理或传达之前发生的,而且,只是为解释提供线索,为创造提供素材的;其二,是从直接性中获得的收获,即直接性留存下来的结果。”[4]然而,经历难道真的要排除在体验过程之外吗?体验中的肉身并不像动物一样是一张抽象的白纸,而是已经处在一个时间性的生存过程中了,将生存活动排除在体验之外固然可以凸现体验的肉身性、现时性,却会因此忽视有限肉身的生活根源,掏空肉身的现实内容,并进而取消肉身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当代学者王一川在《审美体验论》中将体验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过去经验积淀的历构层;二是现在临景感受的临构层;三是预构未来感受的预构层。“历构层,就是个人与社会早先进行的活动在个体头脑中不断内化而积淀成的层次。”[5]在我们看,这种划分固然可以将体验过程同历史性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然而,所谓的“经验”仍然建立在精神活动的基础上,忽视了肉身感受的直接性。其实,审美活动的原则是感觉先行,个体体验是一个触物起兴,乃至“触目惊心”的生命过程。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放弃使用精神化的“经验”一词,回到更加“及物”的“经历”。

一方面,生存经历是审美体验的基础,正是它生产了将要或正在体验的肉身,在肉身上打下不可磨灭的印迹。正像马克思所说:“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6]其实,何止是五官呢?身体的知觉,触觉同样是与人的在世生存密切相关吗?人类的身体是历史性实践的产物,而个体的身体同样是由自己的经历塑造的,是我们参与集体性实践活动的结果。在尼采看来,原始人比文明人更有力,超人比普通人更强健,而生命力的强弱恰恰是“审美生理学”的决定因素。尼采用强力意志来划分美丑的观点固然是错误的,但文化对感觉的改造确实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西美尔的“感

觉社会学”不同样是在蛮荒与文明,劳力者与劳心者之间划出了一道知觉的鸿沟吗——“随着文化的发展,感官对远距离事物的感受力越来越弱,对自己周围的感受力却越来越强;我们变得不仅短视,而且感觉迟钝,然而,我们对身边的事物却非常敏感。”[7]福柯揭示出文明对肉身的规训与惩罚,而马克思则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剥夺了工人们劳动的愉悦,使他们沦为了麻木不仁的“机器人”。

更重要的是,肉身的生存经历参与了审美体验的过程。人类文明对肉身的存在具有两种影响:一方面,它使感官钝化,使肉身疲乏,使生命枯竭,这种“行尸走肉”根本丧失了体验生活的兴趣与能力。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然而,另一方面,恰恰是在最深的匮乏中才会产生超越现实的激情与渴望,而新奇的体验会变成了生命中的种种“奇遇”,它或许冲击你的感觉系统,让你一时无法适应,感到紧张、眩晕、疼痛……但强烈的审美体验常常是以痛苦为代价的。正是由于同既往经历的巨大反差,美才会显得如此令人神魂颠倒,才能给人以人生初见的蓦然心动、恍然心醉,才会激发你不断寻找更新的感受、更强的体验。想一想老年的浮士德吧,他不是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量挣扎着逃出书斋生活的“活死人墓”吗?当他看到海伦时失声惊呼:“我还有眼睛吗?我的内心深处又如何,可有美的源泉沛然涌出?我的恐怖行程带来了绝妙的收获。我的世界从前是多么空虚,多么荒芜!”[8]不仅如此,我们认为,所谓的心理经验其实本身也带有一种生理上的反应。对于人类,它来自社会对肉身的训练与驯化,而对于作为社会关系之和的个体,只有亲身经历过,才会使神经与肌肉形成某种习惯,肉身才在陌生与无序中寻找自己熟悉的感觉,这更像是一种“前体验”的意向结构:“瘾”、“痴”、“迷”、“癖”……这些略带贬义的称谓就是用来称呼对同一事物有着持续激情的生命现象。鲁迅论证过魏晋风度与药及酒的关系,其实,酒瘾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生理学的课题,尼采的酒神精神,李白的斗酒诗百篇,不都是在体验着一种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的生命醉态吗?而吸毒更是肉体上盛开的一朵“恶之花”,波德莱尔、柯勒律治、德·昆西们吸食鸦片不就是为了追求一种极端病态的快感、美感乃至灵感吗?

三、体验与反思

反者，道之动也，反思之“思”可以是感性的思念、思量，也可以是理性的思考、思想。其一，反思活动是以体验活动为材料的，它是一种包括自我意识与时空意识的认同与认识。反思活动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动物没有自我意识。它并不占有自身，不能支配自身——因此也没有意识到自己。”[9]不仅如此，动物只有“生存环境”，没有“精神世界”。人则不同，在人类的体验中常常伴随着回忆的心理现象。不管是“只是当时已枉然”的怅惘，还是“当时只道是寻常”的痛悔，亦或是“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的刻骨铭心，那撩动的琴弦、飘飞的黄叶，微雨中轻舞飞扬的双燕无不起到一种审美触发的作用。是的，审美体验可以是快乐、幸福，但痛苦、悲哀、忧愁同样也是一种难忘的人生体验，哪怕是“向西风回首，百事堪哀”，那苍凉的西风残照也会不断地丰富着、充实着我们自己的心灵。正像伽达默尔所说：“艺术的万神庙并不是一个向纯粹审美现象呈现出来的永恒的现在，而是某个历史的积累和会聚着的精神活动，就连审美经验也是一种理解自身的方式。但是，所有理解自身都是在某些与此被理解的他物上实现的，并且包括这个他物的统一性与同一性。”[10]不仅是自我意识，反思同样是一种人类建立在体验基础上的时空意识，它比直接体验包含更多的精神因素：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如果说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是一种空间的苍茫，那么夫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长叹则是一种历史的沧桑，这种视通万里，思接千载的时空意识不正是一种诗性智慧的宇宙观么！瞬间的强烈体验之美进入到我们理解世界、建构世界的方式中，于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11]

其二，其实，精神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的体验方式。反思活动在精神的提示中变成某种超乎象外的理念、价值、人生观、世界观。而这一心理活动同样伴随着忘忘、迷狂、入定等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高峰体验”。印度教的最高境界往往是通过性交达到的，而西方基督教中亦有着折磨肉体，从而在痛苦中实现某种精神净化的宗教体验。其实，形而上学的祖师爷柏拉图比谁都深谙其中的五味，对他而言，自在永在，独立不待的理念永远是碌碌劳

生中的惊鸿一瞥:这种美本身的观照是一个人最值得过的生活境界,比其它一切都强。如果你将来有一天看到了这种境界,你就会知道比起它来,你们的黄金、华艳服装姣童和美少年——这一切使你与许多人醉心迷眼,不惜废寝忘食,以求常看着而且常守着的心爱之物都微不足道。[12]

正像雅斯贝尔斯所说,知识一旦超越现实就会导致悲剧,但这是人类进步所不得不付出的惨痛代价。如果僵化的精神无法变成灵动的感性的怎么办?高蹈的灵魂不愿低就卑微的肉身怎么办?我们说:对于审美体验而言,那就只能同理性决裂,只能忠实于这沉重的肉身,忠实于这苦难深重的大地。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更加本源,更加辩证的审美真实,如果说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只是建造了一个彼岸世界的空中花园,而空想社会主义只是建构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乌托邦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恰恰是从客观现实出发,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来实现感性的全面解放的。这难道不是一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吃饭美学”吗?

小结

我们认为,审美体验恰恰是在统摄“经历”与“反思”的过程中完成了灵与肉的统一:一方面,审美体验限制了生存活动中精神的扩张,避免了由此导致的体验之维的缺席,将一切还原到当下此刻。另一方面,我们又用精神的提示扩张了审美的边界,让它积累了更多的历史信息,带来更加深刻的审美体验,这种张力性的审美体验会带来怎样的感受?那是一声快乐的叹息,是一次灵肉交融的震颤,一种瞬间即逝的刹那永恒……

参考文献

- [1] 沃夫·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杨,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5:72.
- [2] 礼记·乐记[M].转引自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M].郭绍虞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0:61.

- [3]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66.
- [4]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王才勇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8:86.
- [5] 王一川.审美体验论[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1:86.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M].(苏)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126.
- [7] 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费勇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9:13.
- [8] 歌德.浮士德[M].绿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1:232.
- [9] 舍勒.舍勒选集(下)[M].刘小枫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3:1330.
- [10] 同注4:139.
- [11]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M].转引自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M].郭绍虞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0:61.
- [12] 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273.